

南方民族文化探幽

过 竹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南方民族文化探幽

NAN FANG MIN ZU
WEN HUA TAN YOU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边竹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年12月

责任编辑:金 虹
(桂)新登字 01 号

南方民族文化探幽

过 竹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30021 南宁市河堤路 14 号)

850X1168 1/32 开本

30 印张 700 千字

广西党校印刷厂印刷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219-02925-X/G-649

定价:30 元

本书为

美国 ASIA—HMONG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美国 HMONG NQUAMTOJ CORPORA-
TION

法国 ASSOC IATION SOLIDARITE
HMONG FRANCE

重点文化援助项目

过竹简介

男,1964年6月18日生于广西象州县,祖籍湖南麻阳苗族自治县。自学成才。广西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沿海企业与科技》杂志社法人代表、社长,《心理医生》杂志社副社长,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广西民间文学精品系列丛书(80多卷)副总编,苗族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瑶族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广西民间文学艺术基金会主任。

已出版之成果主要有独著《苗族源流史》、《中国苗族文化》、《苗族神话研究》、《苗族歌谣文化》、《饮食》、《秘传宗教养生长寿术》等,合著《中国瑶族风土志》、《中国瑶族婚恋风俗》、《中国白裤瑶》、《京族风俗志》、《么佬族风俗志》等,合编《中国苗族民俗》、《广西苗族文学评论集》、《南宁通》等,共计24部。独著《苗族:人类文明的源头》将在美国出版。

小说《河魂》选入《中国苗族文学丛书·现当代小说选》,《江上的春》选入《中国少数民族儿童小说选》。

《苗族神话研究》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的广西文艺最高奖——“铜鼓奖”。

杰出的苗族历史文化学家

美国 CHARLES L. FANG

参加 1994 年 10 月在中国湖南吉首召开的'94 国际苗族研讨会暨世界苗族文化经济贸易交流协作促进会,我从美国加州飞到中国,先到云南,后到苗族的大本营贵州,贵州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张晓女士向我介绍中国的苗族学者及苗学研究状况时,特别强调要我去拜访一个人,这个人在苗学研究领域里独树一帜、成就卓著,目前还没有人能够企及。同时这个人又是一个怪才,除了在苗学研究上颇有建树外,在瑶族研究和其他少数民族研究乃至气功、养身、饮食等领域里也颇有成果,而他早年写下的小说作品,今天拿来读也还是颇有韵味。我心中产生了强烈的愿望要见他。

在湖南吉首,张晓女士把我带到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小伙子面前,告诉我他就是我要见的人。要不是手中拿着的《苗族源流史》、《中国苗族文化》、《苗族歌谣文化》、《苗族神话研究》这 4

本苗学专著,我真不敢想象这位年龄比我还小的人就是在苗学界大名鼎鼎的过竹先生。

湘西的会议上,过竹先生关于苗族历史的发言轰动了会场,他把苗族的历史上溯到 50 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时代,石破天惊,揭开了苗族历史的新篇章,这是苗族的骄傲。

今年 8 月 26 日要在美国明州圣保罗市召开'95 国际苗研会,我写信给过竹先生,希望他能够来美国参加这次会议,因为自去年回到美国后,我就将我所了解的过竹先生的情况跟美国的苗族兄弟介绍,大家都十分希望能够见到这位年轻的苗族历史文化专家。大会主席王沙先生也表示承担过竹先生的旅费及在美国的食宿费用。

过竹先生如期而来,我们都十分高兴。开幕那天,大会安排过竹先生作重点发言,过竹先生将他的新作《苗族:人类文明的源头》的摘要在大会上宣读,全场爆发持续不断的掌声,最后近万人的与会者大都站立起来,鼓掌欢呼,许多人热泪盈眶,会议的气氛推向了高潮。过竹先生发言完之后,美国苗族领袖王保将军、法国苗族领袖李峰先生以及大会主席王沙先生和许多苗族同胞都纷纷与过竹先生握手。来参加会议的各国学者和美国政府、议会的官员纷纷翘起大拇指说苗族伟大。王保将军还向大会宣布,要尽努力将过竹先生关于苗族历史文化研究的优秀著作翻译过来。

过竹先生以他对苗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为苗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苗学研究成果,不仅仅是在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优秀的,领先的,这不仅仅是我的评说,美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泰国等地的与会者也是这么认为的。在他之前,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人能够理清楚苗族的源流历史,唯独过竹先生追根溯源,理清了苗族族源的历史脉络,并严谨地、执之有理、言之

成理地宣布苗族是人类文明的源头,这是世界第一人。我和我的民族为有这样优秀的、杰出的历史文化学家而高兴、而骄傲、而自豪。我们 1000 万苗人感谢他。

他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当之无愧的苗学专家,他对苗族历史文化了解之广泛,研究之深透,当今少有,他无论是在大会上的演说,还是在明尼苏达大学学术中心的讲学,都倾倒众人。对苗族历史文化诸多问题,他了如于心。在明大两个半天的讲学中,他未写讲义,而是成竹在胸,随口而述,滔滔不绝。主持人 LEE YIA 博士对过竹先生敬佩万分,说这么年轻就有这样精深的学识、卓著的研究成果,他还是第一回碰到。每一次回答听众的提问,都是非常圆满,博引旁证,令人信服。原计划过竹先生在明大只讲学一个下午,后来应大家的请求次日再次讲了一个上午。

在美国期间,我读了过竹先生的这部新著,我更为他的学识所折服,我们几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朋友私下议论,苗学研究做到这个份上,目前很难有人能够超越过竹先生了。去年,他一部《苗族源流史》,将苗族的历史追溯到 50 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时代,再修苗族史,还有谁能越过 50 万年前北京猿人这根横杆?今年,他在美国推出《苗族:人类文明的源头》(这部书正由美国有关组织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还有谁能往下再挖一锄呢?而在现在这部书中,过竹先生博引旁证,深入研究,揭示了中华文化思想的主流由苗族远古文化发展演化而来,易经学、孔子儒学、老庄道学、中华玄化佛学、中医药学乃至气功人体科学等等与苗族远古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传承关系,这一研究成果是世界唯一——至少目前可以这么说,不能不承认过竹先生的胆略过人、智慧超群,是一位杰出的苗族历史文化学家,是苗族优秀儿子,他和他一系列优秀的苗学研究成果,将永载史册。他在苗族历史文化上竖起了一座丰碑。

过竹先生自 24 岁时出版《苗族神话研究》开始,每推出一部苗学著作,都是占了苗学研究史上的“第一”:第一部系统研究苗族神话的著作(《苗族神话研究》)、第一部系统研究苗族歌谣文化的著作(《苗族歌谣文化》)、第一部系统研究苗族文化的著作(《中国苗族文化》)、第一部理清苗族源流历史的著作(《苗族源流史》)、第一部揭示苗族是人类文明的源头的著作(《苗族:人类文明的源头》)、第一部揭示苗族远古文化是中华文化思想主流之源的著作(《南方民族文化探幽》)等。不仅仅是在苗学研究领域,在其它学术领域里他或独立或与人合作推出了不少“第一”:第一部以一个民族为描写研究对象的“风土志”(《中国瑶族风土志》,为课题组负责人)、第一部仡佬族风俗志(《仡佬族风俗志》,与人合著)、第一部京族风俗志(《京族风俗志》,与人合著)、第一部研究宗教养生文化的著作(《秘传宗教养生长寿术》)等等。

会议结束后,我们大家都希望他留下来一段时间,到美国各苗族社区访问,为我们传授苗族历史文化知识,但他没有留下来,而是如期回归,他说他还有新的研究课题要做,工作太忙,现在又在创办一份杂志,实在是时间贵如金。我相信张晓女士曾跟我说过的这句话了——“过竹是我们苗族最拼命工作的人之一!”

1995 年 9 月 16 日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寓所

学术界的传奇人物

——记由待业青年到副研究员的青年学者过竹

广西 吴善辉

与那些手持镀金文凭，头戴博士、硕士、学士帽的人们相比，他感到非常遗憾。他没有一纸象样的文凭，没有值得骄傲的学历。而他以八年来出版的 20 余部著作（含与人合作），以及在学术界频频获奖的成绩，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学界年轻的奇才。他叫过竹，现为广西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不是他不想跨入令人羡慕的高等学府的大门，生活在特殊年代及特殊地域环境的他，终未能圆这个大学之梦。人的一生是短暂的，谁都梦想自己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无忧无虑的少年，事业有成、生活美满的中年，以及安享幸福的晚年。可是有时候命运并不能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过竹的童年就是苦涩的，学生时代又是那样的无奈。在他还没出世的时候，他父亲已被打成了

右派，出世那天，父亲的足迹还不知浪在何处。因为他父亲的问题，使他一来到人世就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不公平的身份与人们生活在同一社会里，他随时都会受到别人的歧视，别人可以随便欺负他，童年的时光就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度过了。到了上学的年龄，他就在父亲“劳动改造”的象州县花山村小学上学，这所小学只有一二三年级，学生也只有20多人。那些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是无法想象当时农村小学生的生活的，上课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集中在一间生产队废弃的谷仓上课，上午上课三小时，先上三年级的课，接着上二年级，最后上一年级的，不是自己年级的课程的学生或玩或打瞌睡，教师也顾不得这么多，所有的课都由一个老师兼任；三个年级的语文、算术、音乐、体育、农业，班主任、校长也都是他，难得有这样全面的教师。下午是劳动课，每个学生都要完成一定的劳动任务。那时候的学习算是轻松和闲散的，但劳动却是沉重的，全校学生要种8亩的田地，种水稻、玉米、甘蔗、各种蔬菜，从播种、耙田、施肥、除草，到收割、晒谷，样样都做，在学校的几年，过竹小小的年纪便学会了种田、种地等几乎所有的农活。而每天只有一小时的时间学习，学到的书本知识却十分的有限。四年级以后，他就转到十里大队小学读书，境况也好不了多少。

过竹随父亲流放到乡下一去就是十几年，期间也间或回象州县城与他母亲生活，直到1978年9月全家三口才得以团圆。那时过竹已上初中三年级，与城市的孩子相比，书本知识学得太少，而农业生产知识却不贫乏，一年半载也补不回失去的时光。尔后，过竹的父亲调到广西师范学院工作，过竹随即转学到南宁八中读书，学校有部分教师用他听不懂的白话上课，对于他来说犹如听天书，基础本来就差的过竹更是雪上加霜，怎么也跟不上其他同学的学习进程，终于1982年高考他名落孙山。那时基本

上没有什么就业的机会,只能再度复习高考,而他这样差的基础,再复习几年也未必能挤上千万人想乘坐的“这趟车”。可是他并不消极等待,他拿起笔来开始了他一贯热爱的写作,并萌发了当作家的奇想。要写作,就得有素材,有生活体验。一个大胆的计划很快形成,何不回到他所熟悉的环境中去构筑这一文学的殿堂!于是,他一头扎进了苗族的山寨,去寻找神圣的文学之梦。他把自己完全融入苗族社会里,插秧种地,拉山放排样样都干,盐水泡饭,点辣椒送酒,入乡随俗没有任何不适。而那份苦和涩是城里人难以承受的。在与苗族同胞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四年里,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和民族文化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农村里的生活是清苦而宁静的。在山村静悄悄的油灯下,过竹从未放弃过辛勤笔耕,于1983年在北京《民族文学》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我有一支苗笛》;1985年在北京《民间文学论坛》上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葫芦”说》。成功带来的不是更多的喜悦,而是印证了自己奋斗的价值,从而他找到了人生的主要内容——可以为之锲而不舍的事业。

1986年5月,过竹恋恋不舍地告别那印他有他足迹的苗岭山寨,留下他身影的山溪小河,回到南宁顶替他母亲的工职,成为一名合同制工人,工作是守卫广西师院的后门。从此,过竹可以在值班室那几平米的“笼子”里蜷缩着进行自己热爱的创作,这时接连有小说和论文发表,短篇小说《河魂》就是这时候的产品。但渐渐地他感到薄弱的理论知识远远不能满足和指导他的创作了,为了开阔视野,用系统的、全面的理论武装自己,恰好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选送他去进修民间文艺学,他毅然放弃了那份来之不易的合同工停薪留职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他是进修生,学校没有安排住宿,他就住到校外朋友处,每天骑十几公里的自行车回北大听课,刺骨的寒风夹着飞雪铺天盖面压来,那艰

辛无法想像。每天早上过竹抓两只馒头出发,中午饭堂又是包子打发,天天如此。他不仅听专业课,听本班的课,还到别的年级去“打游击”,选修文艺学、世界文学等很多课程。听完课就到图书馆读书,读专业书,读与专业有关或没关的书,《土地资源学》、《生物学》、《群体遗传学》、《系统工程学》、《模糊逻辑学》等等,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资料卡片。还利用一次次机会,登门拜访虚心请教在京的民间文学方面的专家教授,学习民族文化研究的新成果,掌握了解学术新动态,博采众长,充实提高自己,他就象久旱逢雨的小草贪婪地吃汲取着来之不易的甘露。在北京学习一年,他的时间全花在读书做笔记上,而北京的长城、香山、颐和园甚至故宫等神往已久的名胜古迹却一次也没有去游览过。直到离京乘车前的几个小时才匆匆到故宫转了一圈,以弥补这一点遗憾。

过竹又回到了师院保卫科,这次不是做门卫了,那位置已经有人,他当上一名值勤巡夜的保安员,每天晚上在学院校园里扮演那个喊“平安无事罗”的角色。尽管值夜班十分辛苦,白天的休息时候他都抓紧进行他的研究和写作。有关部门已指定他为国家艺术科学重点科研课题《中国歌谣集·广西卷》的编委,具体负责苗族分卷的编纂工作。白天黑夜紧张的工作,过度的劳累,把这位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压得喘不过气来,书未脱稿,整个人已瘦了一圈,1.71米的男儿,体重只剩50公斤,像一杆名副其实的“竹”。

功夫不负有心人。1988年5月,过竹的第一部学术理论著作《苗族神话研究》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发稿付排即将出版发行。这是一部开拓性、创造性的研究力作。过竹厚积薄发,在自己丰富的田野作业调查的基础上,广泛吸取学术界的新成果,熔铸自己的研究心得,从神话发生传承变异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文

艺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多种学科交叉研究,观点新颖,内容丰富。著作于同年12月出版,在国内外民族研究界产生了极大震动,专家教授表现了极大兴趣和热情,或撰文评介或与作者通信探讨,认为这是一部“开民族神话系统研究之先河”、“立体性与全方位研究新典型”的代表性著作,是苗族神话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标志着整个苗族研究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过竹一举成为神话学界、民族文化界的研究专家,学术地位声扬海内外。《苗族神话研究》以它重要的价值和较高的水平连获三个大奖:首届(1979~1989)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优秀著作奖、第二届广西民间文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二届广西文艺创作最高奖“铜鼓奖”。

《苗族神话研究》的出版和成功彻底改变了过竹的命运。1988年6月,广西社科研究的权威机构广西社会科学院独具慧眼,排除重重障碍,破例将这位巡夜保安员调入该院文学所。

在人才如云、条件优越的社科院里,过竹在研究所里算一名年轻的老兵。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孜孜不倦地钻研,在民族文化研究领域广泛涉猎、重点突破,著作开始一本接一本地出版,流传、影响和震撼着学术界和民族文化界。有中国第一部描写研究苗族民俗文化的《中国苗族民俗》,有中国第一部系统描述研究一个民族婚恋民俗文化的《中国瑶族婚恋风俗》,有中国第一部研究宗教养生文化的《秘传宗教养生长寿术》,有中国第一部系统研究苗族歌谣文化的《苗族歌谣文化》,有中国第一部探索苗族源流历史的《苗族源流史》,有中国第一部民族风土志《中国瑶族风土志》等等。《苗族歌谣文化》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苗族歌谣文化的源流历史及发展,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反响。被海外权威人士给予极高评价,认为其“学术体系新,见解新,极饶趣味”(香港《文汇报》)。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瑶族风土志》的出版,构建了

民俗研究的一个新学科——风土学，是一项开创性的研究活动，填补了学科空白。北京大学教授、澳门大学教授段宝林先生对该书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是“集瑶族民俗风土调查研究之大成的总结性著作”、“标志着我国风土志工作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开避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俗学研究的新路正路”（《中国瑶族风土志》序）。《苗族源流史》的出版，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中华民族历史，倍受海内外人士关注，评价很高。

这时的过竹已不是当年巡夜守更、艰苦求学的文学作者了，渊博的知识，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深入广泛探究，在玄学、易学、道学、佛学、阴阳五行学、术数学、气功学、中医药学等领域均有诸多惊人的见解和成就，已出版了 20 多部著作（包括合著）。广西社会科学院 1992 年给他评定了中级职称，不到二年时间，又破格评定为副研究员。坚实的理论基础、丰硕的研究成果、较高的学术水平、广泛的社会影响，使过竹成为了知名人物，文坛上把过竹与他父亲过伟合称为“著作等身父子俩”（《广西日报》）。在 1995 年 5 月召开的广西第六次文代会上，过竹被选为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正是子承父业青胜蓝，过竹是国内外颇具声望和权威的年轻民族文化学研究专家了，特别在苗学研究方面，被国际学术界誉为“杰出的苗学研究专家”。1995 年 8 月，国际苗族研讨会暨世界苗族文化经济贸易交流促进会特别邀请过竹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和讲学。过竹在大会上作了《苗族：人类文明的源头》的长篇学术报告，首次梳理清楚苗族远古史，将苗族历史上溯到 50 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时代，并石破天荒地考证苗族是北京猿人的直系后裔，殊为空谷足音。当地电视台、报刊对他进行了采访，近 10 万言的发言稿被美国有关机构翻译出版。美国亚洲苗族发展组织执行主席柯阿杨（音译）先生、美国明州公立学校教育与管理机构终身督学、教授杨道（音译）博士、澳大利

亚苗学专家衣阿李(音译)博士、法国苗族协会主席木阿宋(音译)、美国罗格斯大学、新泽西州立大学副教授路易莎(音译)博士等人由衷惊叹:到目前为止,在苗学研究上还没有第二个人能像过竹这样有那么深入广泛的研究成果,他的研究成果在苗学界是独一无二、独树一帜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么年轻就有了这么多而且精的研究成果,在苗学界难找出第二人,在世界人文科学界也是凤毛麟角的。这些评价过竹当之无愧。在美国半个多月,过竹先后两次应邀在明尼苏达大学学术中心就苗族历史进行讲学,受到了来自美国、加拿大、法国、泰国、澳大利亚等国家与会者及明大师生的普遍关注和欢迎。

从待业青年k → 合同工k → 副研究员,十年磨剑,个中艰辛可想而知,因为每一次跨越,他都要拿出比手执镀金文凭者多得多的成果才得以实现,因为每一次跨越对于他来说都是破格,而每一次破格都是对他所付出的艰辛最恰当的回报与评价,更是对这位人生路上艰难跋涉者的极大鼓励,成为过竹不断开拓进取的源动力。

目 录

上 卷

第一编 苗族远古文化与中华玄学(上)	 (2)
--------------------	-----------

绪 论	 (3)
一、中华玄学的始创者:苗族先哲伏羲	 (4)
二、玄学与中华传统文化	 (8)
1、易学、儒学、神学与理学	 (9)
2、老子与庄子	 (12)
3、神鬼、五行与谶纬象数	 (13)
4、佛教神学	 (16)
5、古典文学	 (16)